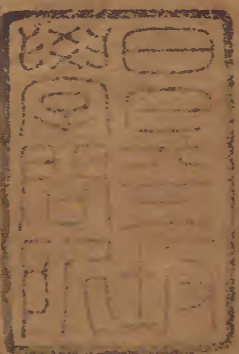


諭對錄

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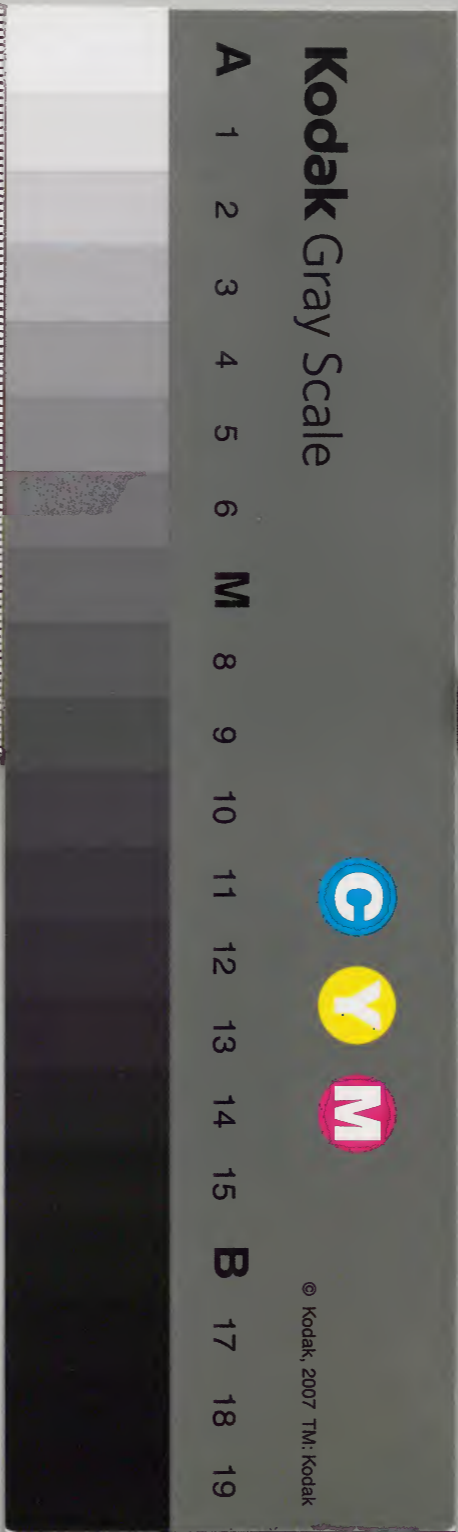
第十冊○昭字
 卷二十五
 諭劄八道○奏對十五
 卷二十六
 諭劄九道○奏對十三
 卷二十七
 諭劄八道○奏對十五

一	八	書
四	八	門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八七函	八九九
二冊	一四冊
架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899
冊數	14 (10)
函號	287 15



諭對錄卷之二十五

淺草文庫

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臣張孚敬謹錄

諭張元輔

昨卿具對所以夫所欲卿等即吉入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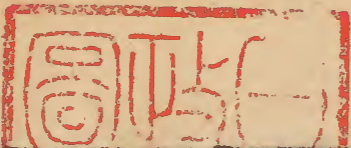
先聖諸師之位以其共理天工而共學斯道也

況卿等又非朕之初學人耳故云願入者偕

成其他未免曰非一祖宗朝事是以未論官

之同否也惟與理同者焉鑿亦任彼之否但

不必俟朝後即未朝之先朕釋皮弁卿率同



者入卿自焚香行禮訖就吉服朝參又朕勉
作 聖母女訓序二首卿可共時看潤來呈
慈覽畢刻行

嘉靖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聖諭與進

臣張孚敬謹奏今晨伏蒙先聖諸師之位

臣等一何幸歟臣嘗聞孟軻氏曰聖人

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

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

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夫伯夷柳下

臣恭惟聖也尚能使人人聞風興起如此

臣恭惟聖也尚能使人人聞風興起如此

臣恭惟聖也尚能使人人聞風興起如此

臣恭惟聖也尚能使人人聞風興起如此

臣恭惟聖也尚能使人人聞風興起如此

臣恭惟聖也尚能使人人聞風興起如此

臣恭惟聖也尚能使人人聞風興起如此

臣恭惟聖也尚能使人人聞風興起如此

臣恭惟聖也尚能使人人聞風興起如此

臣恭惟聖也尚能使人人聞風興起如此

臣恭惟聖也尚能使人人聞風興起如此

臣恭惟聖也尚能使人人聞風興起如此

臣恭惟聖也尚能使人人聞風興起如此

諭張元輔

進謹具奏嘉靖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力建

諭村錄卷之三十五

二

世而不興陶者何況日侍講幄之臣

早未朝之先臣等謹當趨入候於

文華殿外恭俟惟復行禮畢頭然後行

先聖諸師瞻拜禮惟復行禮畢頭然後行

見叩頭更乞序臣捧讀皆出御製

聖母女訓更乞序臣捧讀皆出御製

真乎其有天地自然之文也孔子贊堯曰

欽命捧與時同觀無任欽仰又內用姜班字姜

是太姜班恐是漢班姬臣愚敢請班字

易作任字謂太任也其他臣不能復贊

一詞矣敬用膳錄繳

嘉靖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卿以朕所述序內用姜班字者以為太姜及更作姜任字取太任朕所用姜班字乃以周宣之后姜氏及漢之班婕妤耳夫宣王非成王之資以姜后脫珥之賢後克自勵今稱中興之主漢君欲與班姬同輦遊班曰明君之側當有賢臣未聞同妾媵居一輦使主上失德漢君乃止夫此二人足以為賢矣使今後世能肯學此二人等而上之庶可求姜任之至也朕望於今後者如此初未敢以太姜太

任望之未審果若何卿其再詳擬來更錄唯求可耳明晨卿等先瞻拜禮畢方可行見朕禮

嘉靖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聖諭以

臣張孚敬謹奏伏蒙御製序內姜班字具示臣所以

臣無任感仰聖訓之至臣初以姜

為太姜實未詳及姜為姜后茲奉

明諭仰思御製引用至為切當又

諭使今後世能肯學此二人等而上之庶可求

聖明善教也非臣愚所能及也請如

諭製為當茲以原錄繆進明晨臣等行

瞻拜禮畢入見叩頭謹如

欽命遵行

謹具奏

嘉靖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聞

奏臣恭惟本月二十四日吉

皇上躬禱告于太廟今日至大至重者也臣等凡

聖嗣此事在者勿與奔走之列心甚懽然臣

為臣子者求大吉之祀在免朝羣臣

伏思此是三日是日早既免朝羣臣

所宜服緋三門候是日早既免朝羣臣

宜於午門候駕出於廟街門

休德實臣子之分所宜自盡者也臣今早與李

聖明鑒允謹具奏伏乞

皇上祈禱不盡心吉禮臣雖病餘勉強供事舍此而

嘉靖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奏臣張孚敬謹奏

嘉靖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聞

祖宗質之在傍臣萬死不足贖矣臣昨晚因李

進忽夜三鼓而臣寒熱作矣臣仰惟

聖恩庇覆無敢大慮但能仰體

聖心有失調養之宜以致災疾復作臣罪無所

容臣調理數日謹具奏

諭張元輔

適得卿奏以小疾蓋前疾調養之未周可用
心調理又太常奏 祈穀并禮部覆道南之
奏二疏卿看擬票來又工部之奏道路亦甚

費今且暫用土築俟一二年後徐修之未知可否昨言之贈典朕已看且如見官封贈及作諭以賜言已茲併以卿知之

嘉靖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聖諭以

臣張孚敬謹奏昨晚得李時捧王報本之意莫深於禘而裕祭亦禮之至大典者臣伏誦今典籍誠不可不加詳考也臣欣躍從事因檢書至三更遂成寒熱之疾誠因前日發表太過以致腠理之虛精神昏倦伏蒙聖慈念臣前疾調養未周令臣常用心調理臣無任感戴前發下禮部太常二疏容臣明日神氣少定謹即擬票

上請

聖意欲暫用土築俟後徐修亦甚

聖明所

無不可容臣改擬夏言贈典處仁之至義之盡也彼宜感戴無已又

禘裕議

容臣詳考以駕心甚不安又祈告禮臣疾中

皇上行

臣張孚敬謹奏恭惟今晨祖考降鑒子孫千億端有在矣臣因卧病不能預趨候之列喘心不寧萬死萬死又

聖恩存

臣病昨因寒熱交作今日稍退昨蒙聖駕之禮視郊質明即當行禮其看視邊巨

分燎神帛或有不及禮當從殺又禮部覆廖道南奏事理俱已明白相應依擬

聖駕方

出禮視

五

曰劉歆之說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
 為七文武之宗不在數中蓋周自武王
 克殷即增三廟於二昭二穆則文王親
 高圉亞圉逋遷至懿王時則廟於三王
 而謂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三親
 上亦謂以有功德當宗故別立一廟於
 而亦謂以有功德當宗故別立一廟於
 之能深考古武世室宗朱熹又曰漢承
 不容合為都宮以制諸帝昭穆之廟各
 衡亦廢雖欲正之而終不盡合古制
 旋亦起寢廟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
 詔無起寢廟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
 衣別室章帝復如後世遂不敢加而更
 公私廟皆為同堂異室之制自思孝之
 更歷魏晉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
 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非無奉先思孝
 至使太祖之位下孫子而更僻處於

一神則既無厭祖考而不得自為一廟
 主以人之情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
 而沒祭一室不陰損其數孝子曰順孫
 以容鼎俎而安矣丘濬又曰按古者天
 宜亦廟各不為室自漢明帝以後始為
 子七廟各自為室之制行之千有餘年
 同堂異室之制蓋亦難矣必欲酌古今
 之制果何如而可適今之宜而宗廟都
 之意乎臣竊以為一室宜如周人宗廟
 為三昭三穆各為一室宜如周人宗廟
 為世室如劉歆之說兄弟相繼者出之
 一祠禴嘗烝春祠則每歲祭孟春則
 謂祠禴嘗烝春祠則每歲祭孟春則
 祭如王禴嘗烝春祠則每歲祭孟春則
 日齋戒為始四日春祠則每歲祭孟春則

一廟前一日省視畢即釋歷十有四日
 編七室每室各祭則羣廟之至各得自
 伸其尊而不厭於太祖矣至於夏禴
 秋之嘗冬之烝則先期各於其廟告以
 時禘之而已至日各迎其主於廟告以
 之廟而巳禘者不與焉則主祭者不勞
 而行之不難矣所謂大禘者說者謂
 謂五年一禘三年一禘一禘者祭先
 順有言立春祭先祖始至祭似禘二
 謂先言立祭似禘始祭似禘二儒
 之言雖為人亦而發然揆之於義而合
 推而行上之禮似亦可行於歲立春之
 日於太祖之廟大禘之禮未毀廟之主
 食於太祖之廟大禘之禮未毀廟之主
 日之行於太祖之廟大禘之禮未毀廟之主
 出之帝於太祖之廟大禘之禮未毀廟之主
 是崛起而未必皆如祖配之馬後世有
 功業有未積累如祖配之馬後世有

也請以始朝為自出之帝據其所可知者
 謂始朝者太祖也太祖有功德不祧以
 也謂始朝者太祖也太祖有功德不祧以
 世室神宗哲宗徽宗欽宗高宗孝宗六
 室為親廟昭穆之祖外親之祖初即
 皆在昭穆之祖外親之祖初即
 祖者太廟之祖也高祖開國之祖初即
 為親廟其太祖者高祖開國之祖初即
 可考是為太祖者高祖開國之祖初即
 廟以藏其主而請僖翼宣三祖別於中
 遇行禘禮則請僖翼宣三祖別於中
 之而以太祖東向之馬位而凡毀廟未
 則主皆合食於太祖之稱而亦不儀如
 祖名號既與廟相稱而亦不儀如
 追王崇祀僖祖之稱而亦不儀如
 廟以號不稱僖祖之稱而亦不儀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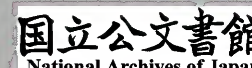
祖禘禘止心若夫祭天享帝則惟以太祖
 配焉夫然則尊親各得其宜而古
 禮庶幾可行之意或亦畧得其彷彿矣
 之制而非古人之意或亦畧得其彷彿矣
 傳曰非天子不議禮顧臣何人輒敢妄
 議蓋述所聞以比擬前代之制非敢以
 為初嘗立今日可行也臣謹按我
 聖祖國初嘗立今日可行也臣謹按我
 特以世數未足不能盡如成周九廟之
 制今世數未足不能盡如成周九廟之
 可考也然欲復古禘祫之禮宜先于
 宗廟之制講明之可也又禘祫之禮
 謂三年之祫古禮經既未明謂臣竊
 歲暮之祫特古歲暮之祭誠止是節令
 至於非裕也欲復古宗廟之制禘祫之
 禮臣則謂丘濬所論似有可采者焉臣

聖明擇焉謹具奏
 病中姑述梗槩以聞
 惟

嘉靖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諭張元輔

茲元旦近其拜 天文內有 天 地並位
 朕惟今所正者正以上下定位陰陽各以其
 義固當交泰之時似或可 並一壇然未免
 終是合瀆矧 主宰權衡本出 上帝只照
 近儀設 天位行禮茲與卿議又禮部行移
 內閣撰安孔子文詞未見說出所為想此文



必非卿與知朕心未安已命止其祭且待另擇日行安 神禮茲併諭卿及語時知朕意不可草草云

嘉靖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聖諭以元旦拜 臣張孚敬謹 奏伏蒙 天禮儀下詢臣伏思去年郊社之禮未曾更正故拜 天文內有 地主權衡本出 上帝只照近儀設 天子行禮所處至當又閣中撰奉安 先師孔子神主文臣實未嘗預知 聖諭謂未見說出所為此誠失之疎畧也茲 欽命止之另擇日行禮仰見 聖明尊崇 先師之盛心矣臣即當傳語時知謹具

奏

嘉靖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發下閣中所撰奉安 奏欽蒙 先師孔子祭文敬

欽命另行擇日伏乞 御製一文以盡 皇上尊崇之心并載 成典以昭後世臣不勝 願望之至謹具 奏

嘉靖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諭張元輔

茲朕作一文可二十九日卯刻用果酒羹醢之儀行禮卿元氣想仍未復故命時去他必未稱朕誠也又一推官奏也看看來

宗廟祭義恐不可不加以意夫社稷配位正之於祖宗前焉可不盡情乎待朕思之

嘉靖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御製奉安

臣張亨敬謹先師孔子并大聖制作所以明君臣捧誦仰見父子真萬世法程也孔廟

聖明所

處極為得宜第臣不能與從事之役又伏蒙至聖明體念之深臣無任感懼

進呈

又前日臣不詳盡朱熹曰天地合祭於南郊及太祖不別立廟室千五六百年無

大聖人者也聖諭有以待於今日宗廟祭義恐不可不加以意待朕思之臣竊惟此

至重大之聖明所宜慎思者欽惟湖州推官已奏舉郊禘亦出忠愛里選臣前所奏三途用人亦備此意并開荒壤慎詳要可令該部看議其時省觀雖曰恤民恐有司不得其人反以擾聖裁又臣疾稍愈恭惟元旦乞

恩賀是日歲暮有事早見朝謝宗廟臣係病餘之人知謹具

諭張元輔

嘉靖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朕惟 聖母女訓之末宜增朕中宮皇后序
以承之但皇后豈能文須卿等撰之來用并
這各疏併看来

嘉靖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聖諭 臣張孚敬謹 奏伏蒙 朕中宮皇后序

欽命以承之 聖明所處至當 臣等謹當遵奉

發下 三疏 臣看 得 汪 鉉 所 著 董 玘 詞 嚴 義 正

恩典未 尚 遷 延 未 知 原 奉 馳 驛 并 造 墳 間 住 聞 今

出 正 直 忠 厚 之 心 訪 得 胡 明 善 所 奏 原 非

方 郎 中 華 鑰 不 與 奏 捷 故 有 此 攻 發 又

明 善 奉 命 巡 按 陝 西 甘 肅 地 方 原 非 彼 按 屬 遷

州 知 縣 傳 訓 按 詰 事 之 是 非 皆 無 明 據

令 宜 行 提 部 印 曾 擬 將 明 善 陞 平 涼 知 府

董 玘 署 部 印 曾 擬 將 明 善 陞 平 涼 知 府

因 文 選 郎 中 劉 序 止 之 明 善 回 京 得 知

因 攻 董 玘 言 官 此 等 情 由 明 善 回 京 得 知

皇上亦 宜 加 察 玘 言 官 此 等 情 由 明 善 回 京 得 知

假 公 論 以 報 私 仇 實 非 正 直 忠 厚 之 人

也 又 看 得 監 生 詹 啓 所 奏 欲 革 孔 子 後

衍 聖 公 之 封 臣 竊 惟 所 奏 欲 革 孔 子 後

代 封 爵 恐 非 尊 孔 子 也 若 因 此 革 其 後

聖裁謹具 臣不敢輕議均乞 奏

嘉靖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諭張元輔

茲卿等以禮兵二部各一疏請處分此二事
 俱不小朕未知悉其中卿可密切各擬一旨
 來又禘祫之意卿已考明但於今日宜何為
 之行也朕所求其至理非變亂 憲典其實
 尊事 宗廟之情也夫祫祭有時祫大祫今
 四孟之祭擬諸時祫歲暮之祭擬諸大祫固
 似其實未可比也四孟時祫 太祖未得居
 尊歲暮之祭混其重輕以大祫而兼節日之
 祭是祫義反輕以節日祭而兼祫義恐非所
 以尊孝 祖宗之意是不可不別之也如以
 三歲一舉於季冬中旬擇日行正旦節祭當
 同冬至節行於 奉先殿或可五年一行大
 禘禮設衣冠于中以降 始立自出之神而
 以 德祖配夫雖不可考豈真無邪止不知
 耳不可直以為無可考也且如鬼神在旁人

何嘗見如可以無考而廢之則亦可將凡祀之神祇不必祭也曰我無見之也朕又惟人君父 天母 地為神民主與諸侯大夫卿士庶民不同也今一歲之間祀 天祭地至重至大止一舉而於 宗廟凡五享恐於義理有所未安固以 天地尊隆無上不可瀆煩則未免疎之也程子謂古人一歲祀天者九唯 大報最重又譏後世有三歲一舉者曰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豈天子有三

歲不見 上帝乎今已復 祖制 大報于迎長及歲首上辛之祈穀惟孟夏大雩季秋大享未之舉茲非朕好更制以取愆違或古禮當復之時且如去歲禱雪隨蒙 鑒應今年之請卒未荷 垂祥必有所致者但只是今人非古人比卿時嘗謂今人安常習故惡勞之輩此言雖於懷二坐觀之奸情為輕實盡衆人之情也惟用剛正以行之可也卿可與時盡心細論以聞勿憚

欽命以

奉不欺今欽命同讞大獄頗見二人盡心
請二疏令臣密切各擬一旨來敢擬票上

嘉靖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欽命撰

奏臣自本月二十一日起因疾作議擬未定二十七
日因夜半忽夢一臣人告臣曰優游一入

句優游是間暇之意治平之象也一人

皇上令臣講鳳凰鳴矣于彼高岡詩章及晨亟

名命今復有是夢故臣敢以卷阿詩通篇

進講實非偶然也臣有懷耿耿不敢不以實

聖明留神加覽焉謹具

嘉靖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奏 聞

諭對錄卷之二十五終

諭對錄卷之二十六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張孚敬謹錄

諭張元輔

這是萼等具陳昨歲朕命進解經書大旨朕不知某說為忠為交修之道為啓沃之誠某說為欺為詐佞非佞之辭激上要直之論宜有分別庶為可行之實德政之助卿其慎密細細詳看所以俾朕不惑

嘉靖十年正月初一日

臣張孚敬謹 奏今日伏蒙

發示 等具陳令臣 慎密細細詳看所以

看時之言曰 茲欲祛目前之弊以還

隆古之治 豈無其要乎 惟在於公薦舉

之門嚴考覈之 夫用人者 寧使德優于才

欺詐奸佞之 夫用此言 用人之道也 鼎臣

勿使才優于 德此言 用之衆百司庶務

之繁斷非一 人之廣兆 民之衆百司庶務

能遍故人君 之體在 用目所及 心道在

可運之掌矣 此又在 正心用人 之既正而

之言曰 民之未 被其澤 者理民者 害之

也 理民不得 其未 被其澤 者理民者 害之

求者易進 不肯 體人者 聖心 布公道 使私

臣工自非 確然 有守 卓然 自是 內外 大小 亦有

不 改其 志操 欲望 道之 卓然 自是 內外 大小 亦有

難矣 此又 言用人 當至 公也 誥之言 曰

誠意 則在於 好善 惡惡 皆得 其實 正心

則在於 念捷 恐懼 好樂 憂患 皆得 其實 正心

修身 則在於 親愛 賤惡 畏敬 哀矜 傲惰

皆欲 不偏 此言 惟性 少偏 不可 言中

公也 潮之 言曰 惟性 少偏 不可 言中

情少 戾不 可以 言和 毫髮 未盡 不可 言中

言致 不足 以動 天蓋 功不 極則 效不 可以 言中

也 此言 誠而 總之 曰於 前篇 五者 之言

論至 聖至 誠而 總之 曰於 前篇 五者 之言

德益 加體 驗擴 充之 功必 於前 篇五 者之

者愈 極其 盛而 發見 各當 其可 於積 之盛

三者 之極 事益 求至 誠無 妄其 實必 造其 純功

用之 大者 愈極 其大 而涵 養之 實必 造其 純功

切于 身心 之極 莫大 於此 凡此 六臣 之

言此 皆可 采者 也莫 要於 此凡 此六 臣之

皆因 經書 再發 揮詞 理亦 有可 觀至 於萑 之言

之所 陳臣 再三 讀之 未亦 有可 觀至 於萑 之言

悉忠誠朕覽之數過獨時之意謂進賢退不
肖方可成治言之意亦甚忠愛詰謂求之人
情乃可通于天下亦好獨尊所謂不可知其
所向如曰田嬰勸其君日竭其精神以總五
官之事則孽之日厯志欲朕依行是與總五
官之事不異而自蹈嬰之罪也又曰人君不
可不逸必如范氏之言則周公之無逸書殆
不可存將毀之而後可此等所謂必有所指
朕欲作問何如其鼎臣之言亦有隱奸曰務
騰諛詞以希寵榮則不敢也未為不敢者實
忍之耳所敢者非故為自是有人之心耳潮
之言亦可孔暉書者不精非敬君之道卿其
再為朕思之又 廟祀之事去歲卿謂宜采
丘濬之言朕惟正祀典易更廟制難今如先
正廟制其如 太廟何如自今春享始奉
太祖之位居中 太宗以下考序昭穆之位親
王功臣配食於兩廡每孟春之享以
太宗以下俱南向如今 寢殿制各奠獻讀祝

孟夏秋冬三享仍如今行季冬中旬擇日舉
 歲祫禮以存 太祖當代之制歲暮祭于
 奉先殿其 世廟止行四孟禮歲暮亦祭于
 崇先殿庶祭義或明而人情不至於疊勞可萬
 世行也他諸邪論不必惑之卿其即會時議
 來或咨言以助之以彼嘗言祀典耳思酌以
 處

嘉靖十年正月初三日

聖諭以諸臣張孚敬謹奏今日伏承垂覽是非得失

無帝軻凡論知言大明中天而萬象畢照也孟
 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知
 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
 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臣於此仰觀
 大聖人知言真可為萬世法也又承
 聖諭令臣再思之臣伏思潮四臣聖明洞察之下
 皇上已察其誠矣所論鼎臣誠不能端楷耳又
 也孔暉講章乃其親書不能端楷耳又
 萼所陳 聖明俱已察悉臣平素處
 萼之誠 皇上所鑒茲無庸言請如
 問 諭之令其反覆思之以復初心
 務求忠直是與勿為浮薄好人之間
 惑上不負 君臣之義下不棄朋友
 之交實萼之幸也謹具奏
 嘉靖十年正月初三日
 臣張孚敬謹奏 臣伏承

聖諭以

之臣即捧錄聖諭古之禮酌今之言面議仰

大聖人不能也

惟聖明聖諭之禮酌今之言面議仰

太祖為

始祖周人尊后稷以酌太祖配后稷為始

天與周

人尊后稷同是宜尊太祖為始祖則宜尊

德祖為

所自出之帝至於太祖為始祖則宜尊

德祖於

太祖廟之中而以太祖為始祖則宜尊

太宗以

得禘之義矣又特祭之義也但如見今

寢殿之

制恐疑與古禮春特祭之義也但如見今

諭孟夏

秋三享仍如各廟然此又誠得古禮時

衣冠以祭漢時之俗禮也又古禮祔于

祖父無後者各以班祔今諸王府與

功臣配食宜各以

功臣配食宜各以班祔今諸王府與

功臣配食宜各以

功臣配食宜各以班祔今諸王府與

禮以存

其存太廟當代之制歲暮祭于

奉先殿

聖明所處俱極至當但禘祭之期

崇先殿

未奉聖明所處俱極至當但禘祭之期

太祖既

正始祖之位則德祖為所自出之

帝所宜歲行一禘

帝所宜歲行一禘不然恐禮行太疎也

古人有言曰夫禮

古人有言曰夫禮非天降地出蓋可以

變者古人之誠得

變者古人之誠得其意而推則自可

以因時損益緣人

以因時損益緣人情之所安而為之節

文矣何必令與古

文矣何必令與古合哉此正於墨勞可

謂庶祭義或明而

謂庶祭義或明而人情不至於墨勞可

聖諭所謂

聖諭所謂庶祭義或明而人情不至於墨勞可

萬世行也臣等無任欽仰之至此
宗廟重事又春享在即請
勅諭禮部議奏舉行又前
聖明即

之禮臣謹按春秋左氏傳龍見而雩大享

因旱而禱雨之祭非常行之禮也又按

陳祥道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

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

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

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臣恭惟

祭已盡志盡物矣又況大享之禮周人

祭文王於明堂者也古今禮制自有不

同臣亦已會時遵奉

論未敢輕議統乞
聖明裁焉謹具

奏

聞

嘉靖十年正月初三日

諭張元輔

昨卿以會議得 宗廟事宜具陳足見忠慮

夫制禮作樂聖人之能事天子之大權非他

之所能所敢也我 聖祖在御三十餘載功

兼創守邁唐太宗萬倍豈有未善者朕方幼

昧敢是率爾輕躁而為雖未比讀書者之知

其理道然心存一得不可不問諸儒賢以求

知向故近又思 宗廟之祀典有當講求者

夫 太祖開運肇基不可不尊隆使同子孫

並列朱子之言感人深思恐不可棄且如曰

太廟本是 太祖廟當南向而享之地及
 列聖雖不可並但生一世而南面至其為
 宗終不得一南向以享是亦未盡人情況孝子
 之心安乎又禘祭欲歲一舉恐失於常祀之
 同又大雩之祭雖是禱雨亦恐非專待旱時
 纔祭如曰龍見則雩可知古人用心不見是
 圖耳大亨之義亦非專為 大報禮簡而致
 委曲又亦非祭文王舉也必有意焉夫孟春
 既祈焉故季秋報之也朕意以為今以曲存
 更制為 祈穀之祀恐有所祈而不可無其報
 耳非有他也即今春享迫期所宜速議也卿
 等博學宏才豈不知是非可否準古擬今之
 道但惟盡其心耳且如上歲 郊禮非卿二
 三人竭誠赤朕亦不知其如之何已耳可即
 勞會計來

嘉靖十年正月初四日

聖諭以 臣張孚敬謹 奏伏承
宗廟事宜再令臣 會時言集議 臣

太祖開運肇基不可不尊隆使同子孫並列又

諭云之地及其為太廟本是列聖雖不可並但生一世而南

未盡人情況孝子之心安乎此非我

皇上仁孝誠敬之至其孰能之欽仰欽仰臣等

始祖宜尊又伏思德祖為太祖既正南向之位尊為

德祖為尊始祖德祖享四時之祭若禘祭見今尊

太祖初尊舉則德祖之心必有所不安者丘

濬曰五年一裕三年一禘非古制大儒

程頤有言立春祭先祖冬祭於義而

熹謂先祖之祭似裕始祖之祭似禘二

儒之言雖為人而發然揆之於義而

合推而上之似亦可禘請大裕

聖明既定於季冬之月而大禘請

聖明宜定於某月歲一行之庶德祖歲得

一享祀以慰

見所論俱同未知

王報本之意莫深於禘祭及始祖又推

始祖所自出之帝自與常祭不同矣臣

等又伏思太祖既尊為

始祖南向之主至當大裕之時若復合祭則又歷

夫大雩之祭太祖矣此禮謂古人之用心不見

是圖實敬於大享之禮擬秋報以並春

處舉行至於聖明真善行無古禮非臣等

祈仰惟能及也所宜舉行無疑矣謹具

之愚所能及也所宜舉行無疑矣謹具

奏

嘉靖十年正月初四日

諭張元輔

昨卿以朕諭具對有云素處於夢以朕知者

諭張元輔

諭張元輔

諭張元輔

諭張元輔

諭張元輔

諭張元輔

諭張元輔

諭張元輔

諭張元輔

諭張元輔

諭張元輔

諭張元輔

諭張元輔

此可見卿有慎之之意也卿與萼昔為

大禮力爭完朕 父子其時卿二人雖兩姓若

一氣焉自朕命卿入輔時萼即惡念生焉且

如昨奏內明引二考不得大行以卿止之耳

井田之制行必致禍此內臣知之真如鮑忠

者亦為陳於朕也萼之意是何意哉卿於萼

以信相處彼則非也況嘗有言於朕茲所措

為齊田嬰者豈不大虧人耶如以朕比齊君

恐朕亦不至於齊君耳夫卿既知之必慎之

可也非朕失君體故問于信臣但為事體慮

也又今吏部未備正官內閣以卿獨勞此朕

所憂也朕惟舉人求助於已須同心共事者

然後不紛亂國政其君無患卿其密切以二

三人告朕知以備選擇吁非朕私卿實憂小

人害人之國也

嘉靖十年正月初四日

聖諭

以

臣張孚敬謹

奏伏承

大禮力爭二人雖兩

姓若一氣焉臣伏讀無任感泣實臣不能積誠以致萼不能終好皆臣之罪也古人

君也不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夫可與
皇上令臣既知之必慎之可也知有已也
愛臣之至也臣敢不仰體聖心益加脩省

如求無負於君也為國也臣止宜奉公
守正不敢少為私意與論較不然即
免上累於計為天下後世非笑亦未
矣又藥勢甚難為臣實為之慮焉伏乞

聖明量加優容臣伏思皇上去矣
臣等矣今書止矣獻夫以病去韜以憂
去矣舉人求助實矣皇上去韜以憂

愛臣之至也臣誓死而已豈敢辭勞仰惟
皇上仁明武三德兼備臣愚不能贊襄萬一嘗

伏思慮國家之事相與則成相詆則
聖諭須同心共事者然後不紛亂國政其君無
患矣夫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

聖諭令臣密切以二三人告臣默而不言是
忠也為是棄賢而自取孤直素存矢心報
國有知南京禮部侍郎黃綰持身端謹

力效忠誠有光祿寺卿黃宗明識見
通明忠誠素秉有如提督四夷館太常
寺卿彭澤明倫大典外此非臣乃敢知

聖明亮察謹具奏
嘉靖十年正月初四日
已至其吏部正官請決馬惟
聖明量加優容臣伏思皇上去矣
臣等矣今書止矣獻夫以病去韜以憂

嘉靖十年正月初四日

聖諭以自古配位唯一未嘗有父子並席為配斯非禮之時即會臣與言詳議臣等伏讀而熟思

聖明所處本存並席誠於禮有不安前者祭祈穀之既尊也但昨日既並告上帝實各伸

二聖矣茲所尊也但昨日既並告上帝實各伸

告于正也謹具奏如正此禮宜於明日再

嘉靖十年正月月初四日伏承發下

御製禮部大禘大禘特享時禘圖臣欽定伏承發下

聖明據古之禮酌今之宜所處至精至當真可

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臣恭

德祖既尊享大禘南向之德祖則大禘之禮

誠不宜歲舉又禘主皆合享此非我

皇上仁孝之至善用古禮而酌之以時宜其能

御製勅稿謹用膳錄并圖繳進所及也祭讀祝

聖裁謹具奏嘉靖十年正月月初五日發下

御製告臣張孚敬謹奏伏讀仰惟禮

皇上仁孝誠敬之至也祀事孔昭祭姚廣孝文處

進又昨臣伏觀亦何幸耶謹用膳錄大禘大禘特

進又昨臣伏觀亦何幸耶謹用膳錄大禘大禘特

進又昨臣伏觀亦何幸耶謹用膳錄大禘大禘特

進又昨臣伏觀亦何幸耶謹用膳錄大禘大禘特

進又昨臣伏觀亦何幸耶謹用膳錄大禘大禘特

進又昨臣伏觀亦何幸耶謹用膳錄大禘大禘特

享時裕圖俱至精至當真可為萬世法也惟祖實昧於所處茲等因既尊欽定仍尊

太祖為始祖實昧於所處茲等因既尊欽定仍尊
德祖居中三祧祖俱在裕食如此
太祖雖一時暫屈而臣觀唐韓愈禘祫議云祖

以孫則甚慰矣臣觀唐韓愈禘祫議云祖
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

乎多比於仲孫之尊廢祖之祭深不亦順
報不及故其所以獨深得夫子慈孫

惟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臣仰
愈之議然不聞亦式不諫亦入非諸韓

大聖人性與天合其孰能之臣等無任欽
仰之至又李時昨傳諭

大報當以祈穀俱配一祖配享為正無庸他議時

謹當會奏謹具奏
嘉靖十年正月初六日 聞

諭張元輔

今日清晨朕躬奉皇祖神主安于

中室及以序進遷七宗位并四祖位禮成

但祧廟止楅三室可轉諭時作速粧飾

祧廟東第二室朕今以仁祖帝后主暫安于

熙祖主之左右相向待楅完奉安又茲午吉朕

躬率皇后奉安進遷奉先殿神位其

四祖位無可藏處今奉于太祖神林之後各

櫃並南向安之未知是否或奉之 桃廟藏

茲諭卿并時言知之及議藏 四祖之地并

上緊奏行所司榻脩 桃廟左二室三文也

看著閣中作一底此繳

嘉靖十年正月初九日

聖諭今晨奉安 聖祖神主于

太廟中室禮成及午又 聖祖躬率

奉先殿此 國朝所未正 聖祖神位于

皇祖舉行在 朝羣臣靡不欽仰實以我

聖穆之列然非我 神功高出千古誠不宜在

諭議 孰能毅然舉行之哉又 四祖神位藏處臣即會

奉先殿 臣時臣言同議得 本殿安藏恐無夾室

殿中正室請如 聖祖既奉安 四祖神位奉

大裕止出遷 廟中祀室各匱而藏之

桃廟東第二室 臣時即當具奏請 御製三告文臣

命所司榻修作速 粧飾又貯閣中作底原

御稿繳 謹遵 欽命錄貯閣中作底原

諭張元輔

嘉靖十年正月初九日

朕命所司造完 太廟神幄令同太常奉安

卿可偕時言去視之朕欲冠衣別以小卓
上設神座上止安主未知是否即併議
行

嘉靖十年正月初十日

遣司禮監太監韋霽齋捧

聖諭賜臣等時臣言瞻視欽命恭視仰見

太廟神幄臣等遵奉而昭穆之禮備焉甚

廟貌尊嚴雖同堂而昭穆之禮備焉甚

諭冠衣別以小卓上設伏惟神座上止安

主令臣等併儀行臣等伏惟祭古之禮也今

冠衣別以小卓上設即可擬古禮陳其裳衣之

意朱熹云裳衣先世所遺衣服祭則設

之以授尸也今祭祀雖不用尸亦可存

此意夫既奉主以祭則非若漢人

徒游衣冠之說矣又小卓安設

于神座左右帝左右每卓

宜罩帷卓下宜用小杔子安履舄此所

司未備者也伏乞聖裁又此禮儀

初舉行一應執事人員宜令明日先行

習熟庶臨祭禮節有度也謹具

嘉靖十年正月初十日

諭張元輔

茲得卿奏以會議安設祖考冠衣宜于卓
上又欲令執事官役明日習儀可於文華殿

中堂捧 主至前殿演獻享儀此圖可抄發
捧 主官員熟看

嘉靖十年正月初十日

臣張孚敬謹 奏伏承

文華殿習獻享儀

欽命明日令執事官役於 聖明所處極為得宜又奉 主圖臣即刻錄送各官員熟看遵行謹具

奏

聞

嘉靖十年正月初十日

諭張元輔

適間習禮罷內侍官請旨以捧 主欲并匱
捧朕亦不知如何為是朕每捧 主皆去匱

只帶羅套捧至 神座上又將套亦去之置
座傍露 主而享畢復用套罩捧回入匱訖
行叩頭禮訖而退不知是否果是卿同時詳
議遍示各官如否即以禮正之又上香奠帛
獻爵當一起行先行 太宗而下諸昭廟禮
方行 仁宗而下諸穆廟禮庶不勞費可為
傳繼亦不知果是否亦同議來又廖道南之
奏與夏言不同恐還當從言議言之意與朕
同非朕惡道南之不同但說得雖是實有難

行者須卿時詳審之

嘉靖十年正月十一日

臣張孚敬謹奏伏承

聖諭以捧主之儀下詢臣按禮捧

主宜并匱捧朱熹家禮有質明捧主就位細書

云告訖拈笏卓子上主人拈笏啓匱奉諸考神主出

就位又納主細書云主人奉主納于匱

主人以笏斂匱奉歸祠堂觀此則捧

主并匱恐自天子達於下堂宜於

神幄旁別設一卓子安匱啓匱出

主去羅套奉安享畢復用套匱納于匱搯入

寢室行叩頭禮訖而退皆禮之宜也候

命下傳示各官遵行又

諭上香奠帛獻爵當一起行

等早於習禮時仰見

免過勞心甚不安但

昭廟仁宗而下諸穆廟請宜如早

間以次分行此世代之序也臣謹與時詳

議皆同伏乞聖裁謹具奏聞

嘉靖十年正月十一日

諭張元輔

適又得卿同時議得捧主及行禮次序具

見詳明朕不知禮故致其差耳夫主之所以

為主也猶身也匱所以藏居之也家禮云以

笏斂匱者此又不知何謂卿等所據朱子之

禮是矣但又設案於旁恐亦甚費事又昭穆

之序父昭子穆定制也孫却又是昭行且古
 禮祭用尸有孫為祖尸主祭却是為尸之父
 是父拜子不為嫌也又朱子曰凡附昭位則
 羣昭皆動穆不與附穆位則羣穆皆動昭不
 與非論左右如今一有所附則不論昭穆則
 遷之是非禮也今既序昭穆則當先諸昭而
 後諸穆如以父子世代論則 孝宗不應右
 而 武宗不應左也禮煩必亂須要可繼卿
 等其再思之捧 主儀可即遍示各官只就
 以匱置之 座上褥之旁不必重用卓子了

嘉靖十年正月十一日

聖諭以

欽定後諸穆臣等伏思宜請如

臣張孚敬謹奏伏承 宗廟禮既序昭穆則當先諸昭而 後諸穆臣等伏思宜請如 聖諭以 欽定後諸穆臣等伏思宜請如 欽命傳 諭各官遵行又家禮以笏斂匱者 謂匱各置一笏各以執事者一人捧之 或用木盤置匱捧之今止用手捧可不 必用笏矣又臣等今早習禮畢荷蒙 諭旨記憶恐有字義未真伏乞 明示臣等當謹識之謹具 奏

嘉靖十年正月十一日

諭對錄卷之二十六終

諭對錄卷之二十七

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張孚敬謹錄

諭張元輔

朕於初七日因告 廟預以是夕沐浴遂冒
風以致傷風欲暫待思今時人多以福禍惑
人有等小人必興邪議況吉期迫近幸蒙
皇天 聖祖垂鑒在上 列宗監之在旁俾朕
疾不妨十二日大禮已成感賜來格故朕未
言昨二日因雪及今晨冰在地已暫免朝參

但咳嗽猶未全愈且在節假想無陳奏重事
自明日始仍免朝參三日卿可先諭議禮二
臣次播諸百官知之令其曉所以

嘉靖十年正月十六日

北郊回伏承 臣張孚敬謹 奏 臣昨暮自 聖躬咳嗽臣

諭及以 初奉宴連日 免朝或因風雪及元宵令

天表但 無任惓惓仰惟 廟沐浴冒風 臣下情

內不宜沐浴萬有九 月風氣所尤宜慎避况

聖躬已安萬福 臣又無任欣慰 自今日始仍

欽命先 參三日此繳 及傳 保養 所宜已遵奉 令

主納 伏思前日 宗廟禮 行出 所宜也 又臣

甚不安 皇上終日 跪拜不啻過百 心

皇上一身 自覺其勞 耳臣又伏惟 宗廟

社稷萬民之主 恐不宜以 強力為禮 將來禮節

神主宜 擇 聖明更為 裁處如 馬捧之并司出

納亦親親之道也 真獻可攝代者 令執

事大臣代之道也 皇上惟存對越之誠

不宜過勞庶可繼可傳也詩周頌曰相
 維辟公天子穆穆朱熹釋之曰相助也
 辟公諸侯也穆穆天子之容也惟諸侯
 得相助祀事故天子主祭惟穆穆之
 容而已非敢言勞也觀此則禮道可見
 矣惟聖明裁焉謹具奏

嘉靖十年正月十七日

諭張元輔

昨卿具對所以足見誠愛但朕本因更衣誤
 薄是夕即寒熱交作矣原非行禮所致卿因
 曰自後可令各廟皇親捧主并司出納
 朕恐此言不可令奸人聞焉夫今方裁除戚
 里無功食祿封爵之弊此等朕甚惡之況非
 我一氣比祖宗神靈必所不依如卿等輩
 以勲以輔以忠以賢職甚宜也何欲是為乎
 卿等其以為勞歟且輔臣故事題主此獨必
 欲皇親乎如果用此輩莫若慎擇宗室為至
 理也朕歲以一舉特享未為勞矧朕本支人
 發勤勞以報恩蔭且舊時內殿日逐如
 是行耳卿其思之又禘義卿必欲以
 德祖當恐未盡追遠非朕好遜悅之言卿可加

德祖當恐未盡追遠非朕好遜悅之言卿可加

思之朕志大力却小才又無又不知道又無
學然竊觀聖賢經旨亦有虛位之說故耳又
朕昨今二日嗽大作恐二十日難出須再加
兩日可也

嘉靖十年正月十八日

聖諭朕臣張孚敬謹奏伏承昨今二日嗽大作恐二十日難出須再

加兩日可也臣伏讀無任惓惓瞻仰之至臣頭肺氣自平皇上省思慮慎藥餌惟靜養

聖躬則所宜也又臣實慮多加皇上安適數日實列聖太后勞故請各廟皇親捧皇上出納之勞而

真獻之勞諸大臣亦或可攝代也臣區區犬馬之誠祇願皇上時當節勞

宗廟之禮以有事聖躬此臣第一存念也夫皇親也仰惟至明之見非臣愚所能及也是

諭當盡勤勞以報至明之恩蔭此仁孝誠敬之至實又千古帝王所未見者矣臣無任欽

仰之至又帝王所未見者矣臣無任欽事臣仰惟欽定之圖至當臣豈敢

皇上欲盡追遠之誠德祖當此臣切惟先王制禮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

皇上舉行禮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北郊之分祀建諸天地而不悖者矣至於

大禘之禮臣實願質諸鬼神而無疑故未敢輕訓之至矣候會議上請皇上令臣加思之聖明裁決焉謹具

奏

聞

嘉靖十年正月十八日

臣張孚敬謹奏伏惟

甘露為祥臣昔年巳曾具奏所以茲於去年

十二月二十三日

天復錫降於

顯陵臣伏思是月二十四日吉

皇上正告于

甘露乃先日

聖嗣顯陵實根本之

地得非為靈兆昭然者乎昔華封

人祝堯願聖人多男子此臣子惓惓願

望之誠不容自默又臣恭惟

聖躬巳綏全安萬福初春氣尚寒烈伏望

重加保養又諭二十五日視朝臣無任喜

慰之至謹具奏

聞

嘉靖十年正月二十一日

諭張元輔

茲得卿等擬安陸守備內官奏疏旨但未知

應否薦之奉先等殿及呈之兩宮與卿

議又奉先殿奉藏四祖神位無其室朕

命造成四版匱前以闌門外用衣罩即

聖祖神林後南向並列而藏之待與卿及時言

議定告于聖祖行禮又禮部所擬祭先農

儀仍煩順天等府縣官老人俱當叩頭百官

不必稱賀教坊承應擬定三舞隊就於進膳

宴百官時承應門外只觀從耕畢入齋宮賜

宴歲為定例亦不必用鹵簿及議造耕根車以重農務

嘉靖十年正月二十日

甘露之降實天錫靈瑞相應薦之

奉先等殿及呈之嘉禾瑞麥皆嘗行以重

大貺況前者嘉禾瑞麥皆嘗行以重

聖躬初此誠有餘慎當也第臣愚衷伏思

皇上孝誠不容自巳請祖考保養不宜復勞或權

兩宮或令人代呈亦所宜也又於各殿或止焚香

聖祖神位欲成版匱軍藏於面議聖祖神位前後

太祖日因捧太宗二室內各有粧金牌位臣詢之

諭禮部所擬祭先農儀仍煩臣仰惟

欽定至當臣謹當捧錄令其再行具奏謹具

聖諭示臣宜臣即捧錄先殿奉藏四祖神位事

聖祖所禮又祭請如農儀臣亦與時面議仰惟

欽定之儀去煩就簡俱極至當又耕根車所以

誠如耜耜者聖諭以重農務者也所當明

聖諭

嘉靖十年正月二十一日

臣張孚敬謹奏

臣張孚敬謹奏

東宮紀略卷之三十一

并儀節再奏

請遵行謹具

奏

聞

嘉靖十年正月二十二日

諭張元輔

茲 祧廟東第二室已修完奉安

仁祖位當朕親往以伸推 祖尊 親之義又

仰謂 太祖 太宗原配 社稷塗金牌座

當藏之今如 先聖匱制用架罩藏之于

本室 神林之左不宜設之 主傍況太常亦

嘗奉之 前殿行禮可俱於三十日朕常服

用香燭果酒告辭行事卿其與時議行其

四祖神位於二十五日辰刻行奉藏禮于

內殿

嘉靖十年正月二十三日

臣張孚敬謹 奏伏承

聖諭 聖意欲於 三十日躬奉 仁祖位以伸推

祖尊 親之義仰見 聖明孝誠之至此

禮 所當盡者也又 社稷牌座亦同於是

太祖 日奉藏 聖明欽定皆禮之宜也臣

謹已與時議 請如期舉行又

諭 四祖神位於二十五日辰刻行奉藏禮

于

內殿亦禮所當然臣又伏思

嘉靖十年正月二十三日

七

聖躬初安是早又方

重加

保養

視朝禮節務宜從省

下情無任惓惓之至

謹具

奏

聞

嘉靖十年正月二十三日

諭張元輔

朕近見

奉先等殿諸品祭器多有不堪朕

惟生為人長所用服食何等美貴至其為廟

乃如此耳誠如朱子所論廟制者且以易知

者言 祖宗前日逐供養俱素紅木器凡有

告祭該用果酒脯醢今只果酒是非血食如

鹿兔不常用即以常味薦用豈不為禮之正

爵皆錫朕問其故云乏白磁爵暫用以代後

遂常用夫非乏磁者彼執事者不肯小心耳

錫木易磕撞故不欲更是非尊敬專已便耳

為子孫者可安以適其自用耶茲與卿同時

議來聞

嘉靖十年正月二十四日

臣張孚敬謹

奏伏承

聖諭以

奉先等殿諸品祭器多有不堪具

示臣所以俱極至當臣伏讀仰惟

聖明孝誠真無所不用其極也禮曰大夫祭器

天子至尊祭器有可弗備者乎

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而況於

聖諭凡有告祭該用果酒脯醢今只果酒是非
 血食誠失之太簡者也鹿兔不常用即以常
 味薦用是事死如生事止如存誠得禮
 之正也器宜以磁易木則潔淨矣爵宜
 以金易錫則貴重矣彼執事者既不肯
 小心又欲適己便此因仍之失所宜正
 之以禮以盡我捧錄 皇上尊敬
 祖考之心者也臣謹以捧錄
 聖諭與時同議伏乞 聖裁謹具奏 聞

諭躬詣 聖意因 臣張孚敬謹 奏臣今日會臣時傳
 世廟令與 臣共議此誠禮所當盡敬
 天孝 親之至也宜請如 儀上 聖意舉行臣
 請又 臣下當致 慶詞未蒙 俞允情實未
 伸候告 謝之後禮官之請宜不容已

伏祈 嘉靖十年正月二十五日 奏
 臣張孚敬謹 奏臣中夜忽聞
 大內西有失火之警未知何處恐未免震驚
 聖躬臣下情無任瞻戀之至敬此問候伏乞
 聖明寬加 保養臣不勝惓惓謹具 奏

諭張元輔 嘉靖十年正月二十六日
 卿以朕宮中東所被災為問具悉忠誠朕集

愆失政以致宮中東有火殃且驚 祖考
 宮闈不勝憂恐即午時吉當行 露告禮及告
 內殿朕方寐熟忽聞來奏被驚而遍體發汗汗

出而虛作矣又復嗽加適刻 兩宮降視朕
朕即林卧不能起迎心甚不安今力疾起行
禮文便看了來

嘉靖十年正月二十四日

宮中

臣張孚敬謹

奏臣昨夜聞

聖躬為慮夫失火皆

皇上

自即位以來敬慎之

故亦偶然耳臣伏惟

皇上

所鑒茲遇災而恐誠

天之心靡日不勤亦

皇上

則驚懼倍引咎太過以

滋驚懼夫方寐聞奏

社稷

萬民之主今雖天地

宮房小災誠未免有驚

聖躬

安則皆安矣臣伏思

宗廟聖心寬慰

社稷萬民

保愛

聖明今日且吉可免

朝行安養明禮及告

內殿

今邪加之聖躬既方

汗恐膝理欠密宜防

皇上

誠敬之心行禮之勞

恐非所宜祖宗之所

御製

告文謹遵懇實出血

誠伏惟欽命書進謹

嘉靖

十年正月二十六日

皇上

於昨夜臣張孚敬謹

奏臣恭聞

內殿

昭鑒保佑者也仰惟

祖考宜靡不天及告

聖躬

震驚之餘今日

必已臻 康泰臣下情無任惓惓敬
此候 問然惟在 聖明寬心安養

皇上亦宜有安慰之 聖母在上 皇上之心寬裕則

聖母之心亦安矣謹具 奏 嘉靖十年正月二十七日 聞

諭張元輔

朕思 皇祖正 始祖南向之位 兩宮皇

太后當朝謁未知宜否卿可會時議來又卿
具問所以足見忠愛朕躬已康惟嗽疾未止
蓋肺氣未清耳其致火之因自宮人郭氏房
內起彼已酣醉不醒就中焚已其同房住者

由窻跳出見獲宮正司朕惟致禍之首況燒
已此同房者當矜之未知是否宮中地面甚
狹宮房稠密聯接通梁每遭此患措手難救
拆昨七所迫之咸陽長陽二宮慶安一門多
用水澆幸止朕聞南京各門俱不用木皆甄
砌甚好今東西兩頭十四連房盡灾宮人俱
無房住即二夜在道而卧當有以急處朕惟
書曰有備無患今年利造作自仁壽宮等處
告于 祖考已被災者不必照舊式見存者

量加處置務使路道寬闊房屋整簡勿令相
近各門供作甄砌各宮雖一十二處止惟有
名耳皆密近相接亦當以處庶一勞永逸有
備無患斯免驚擾茲與卿計來

嘉靖十年正月二十七日

聖諭

臣張孚敬謹

奏臣伏承

兩宮皇

太后當朝謂臣

始祖南向之

諭

寬加

聖躬已康臣無任喜慰之至願
安養數日則肺氣自清矣又宮人致火
者既自罹之同房者誠當矜之亦原
情寬宥之仁慈也見無止宿者

請暫以

間房居之誠當有以急處之也又
諭宮房稠密欲如南京制不用木俱用甄砌此
誠有備無患之道甄料宜令工部急備

諭

今年利造作自

仁壽宮等處已被災者

聖諭

閣房屋整簡勿令相近各門俱作甄砌
聖明所慮俱是預防之意極為至當又
諭各宮一十二處皆密近相接亦當以處置令

工部會內官監相度其相接處或用增
砌風火簷牆以隔別之亦預防之道也
伏乞 聖裁謹具 奏

嘉靖十年正月二十七日

奏早承

聖諭

令臣會時議 兩宮皇太后朝謁
皇祖事宜臣方會時議得古者婦有廟見之禮

聖祖高皇帝為

兩宮皇太后視

高皇后為

皇祖姑仰惟皇祖正南向之位
朝謁之禮可以推之而舉行者也向者
聖母謁世廟而爭執者緣未考禮故耳茲

請舉行又昭謝聖明更定後遠日
先農聖明更定後遠日
聖躬此最得宜蒙令時會臣議想時已回奏

臣無任欣頌謹具奏
聞
嘉靖十年正月二十七日

諭張元輔

朕於去年命所司製一彩輿寶蓋頂繡龍捧
壽字衣欄杆流蘇嵌粧珍珠四角垂結名曰
壽輿以備今歲奉聖母謁內殿及上

壽宴乘用今日朕躬詣奏請聖母曰皇帝竭
盡孝誠但今遇災吾欲暫罷此歲之舉朕未
敢即奉命朕意以為先因以那耕藉之辰
矧人子事親之心來日少矣今雖遭此恐亦
不關此舉似不可無故而輟以仰承
皇天之眷朕未能決用煩卿詳以告朕以稱朕
以道事親之心又朕惟社稷壇宜增上香
儀及三十日奉安仁祖主禮卿未見奏下
太常可轉諭之

嘉靖十年正月二十八日

聖諭製彩輿名曰壽輿以備奉

聖母乘用具示臣所以伏讀仰見我

皇上孝誠之至矣孔子曰舜其大孝也與殆不

聖母以今遇災欲暫罷此歲之舉亦憂以天下

大聖人之意此母也詩大雅詠文王之德曰思

齊太任者遠正我朱熹曰上有聖母所

以成之聖諭以為先因以耶耕藉之謂

也一事親之心來日少矣今雖遭此恐亦

矧人子舉似不可無故而輟以仰承

不關此舉聖明之見至矣臣嘗聞晉

皇天之眷岳奉壽母太夫人御與周家園席長

筵稱萬壽以獻觴或一懼而一喜壽觴

舉慈顏和樂至今稱孝夫潘岳為散

騎侍郎乃一家之養也臣伏思

聖母為天下宜固請矧我聖母當萬壽之日試

者乎宜固請矧我聖母當萬壽之日試

壽輿樂實禮之當然也又此所房之災實宮人

不禮之當然也又此所房之災實宮人

以祥瑞也今却多詆毀畧有少驚即指

本為天殃以惑人心毀畧有少驚即指

力宜會合

命可錄長

十四

祖務學

勤民凡所以盡

君道者實無所不

用其極臣請

聖明自若復過於憂懼

何咎焉在臣下

而巳若復過於憂懼

恐未免惑焉將至

無所用力之地矣孔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

慎而無禮則蕙言

恭慎不宜太過而

生憂懼也無禮則蕙言

雖遭此恐亦不關

此舉臣仰惟

聖諭謂熙於光明

之地固已知之明處之當矣

又熙於光明之地

固已知之明處之當矣

謹傳令禮官即具

奏矣謹具三十日奉安

仁祖主

亦傳令禮官即具

奏矣謹具三十日奉安

嘉靖十年正月二十八日

臣張孚敬謹

奏伏承

皇上示

臣以御製火警或問

臣伏讀數過

至健惟皇製火警或問

臣伏讀數過

歎諸臣嘗聞程頤曰

君志定而天下之以

治成夫義理不先定

則多聽而易惑志

意不自知極於明去

邪勿疑任賢勿貳必

篤致治如三代之隆

而後已願之言誠

善論君道者也臣伏

惟見於歸辨忠邪

因火警一事而發其

有見於歸辨忠邪

際不為異言所惑明

善惡之歸辨忠邪

之分萬古帝王所罕

見者也臣無任欽

仰至論大學正心之

道而有取於曾子

之釋臣仰見聖心誠

有得於堯舜

執中精一之真傳矣

夫誠有得於堯舜

正心為要心正身修

則家齊國治而天

下平舉而措之耳此

臣愚衷切切以為

慶平舉而措之耳此

臣愚衷切切以為

可日觀我萬福之原

也臣愚衷切切以為

第伏思凡庸謬承上

昇平之至治者矣

孤任使惶悚惶悚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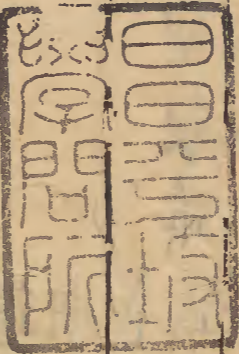
臣伏思

聖製可傳之天下萬

世者也御稿或可發

示內閣以息邪議又夏言所奏名災之
 由應否批發伏乞
 聖裁茲敬將
 進謹具
 奏
 御稿膳錄繳
 聞

嘉靖十年正月二十九日



諭對錄卷之二十七終

